

# 拨开哈尔滨雾霾的留美学生

## 二次元裁缝铺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

在上海的二次元世界里，北叔的裁缝铺是一个圣地的存在。

不管多飘逸的仙侠装，还是未来感十足的太空服，北叔总能把它们从二次元世界里还原。十几年来，北叔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轻人走进店里。他只记得，只要穿上刚刚剪下线脚的衣服，活泼的大学生就能瞬间变成表情深沉的名侦探柯南，一本正经的白领也能成为满脸痞气的海贼王。

最开始的时候，北叔还没听说过cosplay这个词，来来去去的年轻人还在叫他蒋师傅。直到前来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多，逐渐挤满了这间闹北公园旁边的小房子，他才开始被年轻人客气地称作北叔。

再到后来，北叔也改了口。他慢慢得知，这群年轻人有个共同的名字，叫coser。coser最难的就是没地方做衣服。坐在缝纫机前，北叔双手按着正在制作的衣服，头也不抬地说，我不过是做了其他裁缝不想做的事。

在现实世界中，这个coser眼中的圣地只是一间20多平方米的老平房，老到涂料已经盖不住墙壁，窗户挡不住寒风。一面帘子把房间分隔两部分，一边是北叔和妻子的双人床，一边是他们的作坊：两台缝纫机、一个熨斗，以及一台电脑。更多时候，北叔夫妻的工作和生活是隔不开的。房子的墙上挂满了各种画风奇怪的cosplay服装，海盜船的下面是一台已经发黄的电冰箱，超人衣服下面是总会有剩饭的电饭锅。就连帘子上面，也挂着几款游戏里的爆款服装。

每天的生活都是一样的，很平淡。北叔抬了抬手，接着又继续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北叔就跟着父亲到上海做裁缝。那时所有人都穿着几款同样的衣服，喇叭裤就是当时的奇装异服，他还记得，一些年轻人走进店里，怯生生地告诉北叔，自己想做一条和电视上一样的喇叭裤。

再到后来，不仅在上海，全国的年轻人都穿上了这条奇怪的裤子。那个时候，上海的裁缝铺总是引领着潮流。北叔店里墙上挂着的喇叭裤很快被小脚裤代替，小脚裤又变成了太子裤，太子裤又变回了最初的直筒裤。可不论如何变化，这些衣服和喇叭裤一样，都是奇装异服。

直到非典时期，来做衣服的人少得可怜，一个女孩拿着一张图过来，问北叔能不能做图里的衣服。那是一件简单的动漫服装，没什么生意的北叔就试着接了下来。

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闯进了cosplay圈子。在那个cosplay服装只能自己做的年代，越来越多的少男少女找上门来，手里拿着各种奇怪衣服的图纸，像是找到了寻觅已久的家园。

北叔的工作也被彻底改变。布料的顏色从灰色、深蓝色变成五颜六色，直来直去的剪裁也变得越弯越曲。几乎没有重样的衣服，有时一件衣服要做上三四天。因为太麻烦，大部分裁缝都不愿做cosplay服装。

每天上午9点，北叔和妻子就开始一整天的工作。直到凌晨1点，夫妻二人简单收拾下，然后关上整栋老公房里的最后一盏灯。墙上的电视机整天都在开着，夫妻俩却很少抬头看一眼。除了缝纫机不时发出嗒嗒嗒的声响，大部分时间，电视机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的声响。

这种寂寞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就像个劳改犯。北叔说。他因此时常怀念刚开始接触cosplay的那几年时光。那时coser都要攒很久钱才能做一件cosplay服，他们经常会到店里帮忙，哪怕只是剪出一个花枝，或者画出一个图案，他们都无比认真。

有时为了赶上比赛，coser会坐在店里陪北叔一起通宵。半夜做衣服累了，coser就会买来啤酒，和北叔一起围在屋里的折叠桌旁，从学校社团，一直侃到恋爱、毕业。跟他们一起，我也变年轻了。北叔笑着说。

当年的coser现在有些已经有了孩子，他们还会时不时来店里看看，偶尔做套衣服。这个时候，北叔总能跟他们拉起家常，就像当年一样。

竟在哪儿，然后在现实的世界中真正去解决它，造成一些改变。

他总是在做着一些别人眼中有些独特的事。在毕业生返校时，曹老师总是能以自己的学生那里得知宋宇铮的最新消息。美国留学时，因为学校食堂又贵又难吃，中餐奇货可居，他尝试自己创业找个折中方案，解决华人留学生的口腹之难。在美国的图书馆发现散落在海外的中文孤本，他也计划着将文字输入电脑进行数字化保存，让过去的好书重现天日。

知识分子应是在乎他者，在乎别人，我觉得作为大学生就应该这个样子。在曾经的实习单位，同事听说这个95后的孩子只身去哈尔滨调查，赞赏不已。

但是宋宇铮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儿慌。身边有很多朋友去投行、四大会计事务所实习，可以得到很好的收入，出入更高级的社交场所，他却选择了这样的专业，不知路在何方。他这个时候只能安慰自己，没办法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不想干的事情。

看到哈尔滨空气质量指数爆表成那个样子，身在美国的他有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在那个春光明媚，空气清新的地方，他坐在自己的宿舍里，写下了对哈尔滨雾霾调研的奖学金申请计划书。

半个月的调研中，他不仅还原了褐煤流向哈尔滨的过程，还发现如果环保设施到位，燃烧褐煤所产生的污染物完全可以维持在低于国家控制标准的水平。一些国有大型热电厂对设备进行了使用褐煤的改造，但是那些自有锅炉房的老旧小区与单位而言，并没有更多的环保预算，而棚户区内自己烧煤的居民，环保装备显然也并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

在走访老旧小区和城中村的居民时，那里的现状让他记忆犹新，像是停留在2000年，很久没有看到有人在摆摊卖旱烟这些东西了。

这些地方的简陋小锅炉本是燃烧劣质褐煤的重灾区，在改造过程中被大规模关停，老旧小区供暖效果不如以前，在家还要穿上棉裤。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拉着他的手，希望把他的生活困难说出去。严重的老龄化让这部分社区成为信息孤岛。他感叹，从松花江畔离开这座城市，我看到冰城的供暖季雾霾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他只把这句感慨写到了文章里。

就在宋宇铮离开后不到3个月，11月初，哈尔滨空气质量指数再次爆表。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数据，哈尔滨市11月4日的PM<sub>2.5</sub>日均值和小时值分别达到704微克/立方米和1281微克/立方米。回忆起那些天的日子，哈尔滨市民觉得连呼吸都困难。

宋宇铮的调查报告在网络上发出后，他特地看了看评论。让他有些失望的是，尽管在文章最后，他又一次强调，希望能让更多人去思考，雾霾背后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因素，但他还是看到有人拍手称快，说就是供热企业的问题，有人批评政府不作为，还有人在为东北不适合居住而争论不休。

其实是我不想看到的，他们只看到了自己想看的那部分。宋宇铮说他更希望关注他这篇文章的人，不是刻意去指责哪一方干了那些事情，而是抛掉偏见，真正去解决问题。



宋宇铮在哈尔滨



调查，能不能让我去参观下？走走走，赶紧走！迎头赶上的一顿呵斥。

几次碰壁让他不得不向母亲的熟人求助。仿佛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在市中心的一家小饭馆里，宋宇铮见到了好不容易才联系上的某热企中层管理人员。对方的要求是：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也不能直接引用我说的话，你只能自己尝试理解，然后内化它、写出来，然而即使如此，对方依然没有放下戒备。

宋宇铮开始根据自己的调查抛出一堆问题，是不是从2012年开始大量使用褐煤？这些煤是不是从呼伦贝尔运过来的？但是对方要么只回复一个模糊的“嗯”，要么就直接说“对”。

尴尬的气氛在两人中间蔓延，原本冲劲十足的宋宇铮只能迂回前进，委婉地说，作为热企肯定也有很多的苦衷。对方这才有点儿松口，因为烟煤价格上涨，热企开始大量使用褐煤。你要认清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不使用褐煤的话，没办法经营下去。

他了解到，过去为了让褐煤符合环保标准，有能力的大热企改造了设备，如今褐煤被严禁，经过改造的设备不能高效率燃烧烟煤，企业运行更加困难。小孩干这个事情还挺好的，挺关心咱们的社会。但是你有什么问题还是要为自己考虑。哈尔滨的事情你们外人不懂，里面的事情太复杂。那位中层管理人员在临别时这样告诉他。

这句话他不只听热企的员工讲过，在和政府部门的基层官员、锅炉管理人员打交道时，他都感受到了他们的戒备。有人告

诉他：你不是哈尔滨人，这个事情你不会懂的，不要再问了，这不是什么学生能够改变的事情。

他觉得有些委屈。在哈尔滨调查时，害怕当地人引起误会，他绝口不提自己在国外的留学身份，也不敢提自己正在北京一家自媒体实习。他有时候甚至不提“污染”二字，只说自己在研究与供暖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做一些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面对不同人的质询，他都能坦然面对，真正让他困惑的，是来自中国留学生朋友的质疑。

在回国前，宋宇铮正好看到学校有个奖学金是关于亚洲环境调查的，就想以研究哈尔滨雾霾为课题申报奖学金。

朋友质问他，万一这个奖学金设立的目的就是把中国学生当刀子使，来抹黑中国怎么办？宋宇铮纠结了好久。

后来，他说服自己，主要看做事最初的目的，无论是研究正面还是负面的，它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希望能够带来现实中的改变，一直是宋宇铮追求的目标。他曾经写过小说、创作过戏剧。在一本小说里，他为自己描绘过一所像哈利·波特世界中魔法学院一样的大学，但是后来发现，做文学只能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不能对外的世界有所影响。

罕布什尔学院允许学生入学一年后再选择专业和研究方向，宋宇铮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编剧，选了发展经济学和城市社会学。我做这些实质性的东西，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还有它的问题

面抹去。但随即他问自己这样好吗？我真的愿意让仇恨占据生活中的所有方面吗？毫无疑问，找一个仇恨对象，能让自己更轻松地逃避痛苦，在书中，恐怖袭击发生后第三天，即将看到妻子的遗体之前，安托万写下了这个问题，你可以一直去想他，就不用再思考自己的生活，你恨他，这样你就不用再去恨生活到底给你留下了什么，你为他的死亡而欣喜，这样就不用再对那些还活着的人露出微笑。

他最终决定：我们必须得让自己的生活继续下去。在伊莲遇难时，儿子梅尔维尔还不会说话。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两天后，他对母亲缺席的生活表现出了烦躁。安托万不知道，儿子能否理解发生了什么。

为了对儿子解释，他用手机播放起了妻子平时常听的音乐，然后尽自己所能告诉她：妈妈没有办法再回家了。他絮絮叨叨地一句接一句说，她出了严重的事情，但那不是她的错，她一定很想和他待在一起，只是她做不到了。最后，儿子哭了，哭得就像这是他人人生第一次哭泣。

安托万背起了儿子，带着他吃饭、洗澡、上托儿所。他学着给儿子剪指甲，带着他去伊莲的墓上看望妈妈。他们搬了新家。现在，当安托万问起时，安托万会对人说：我们很好，我们俩在一起很好。他不想用更多的生活细节去满足别人的好奇心。这一年来，他尽量避免跟人谈论到妻子遇难这件事，也没参加任何受害者的互助组织。

他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把那篇“你们休想得到我的仇恨”发在脸书的新鲜事里，也许这就是一种自我保护，当你经历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当你陷入阴影，你必须给自己找一点光亮，这是一种本能。就在巴黎恐怖袭击一周年的纪念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江山

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一头扎进哈尔滨市，宋宇铮本来是憋着口气要揪出一个幕后凶手，但是很多时候，他都不知道向何处用力。

哈尔滨冬季雾霾的真凶是他追索的目标，这位罕布什尔学院的大二学生最开始聚焦供暖季劣质褐煤。花了半个月时间调研，转悠了好几个老旧小区、城中村和热电厂后，他看到雾霾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而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问题。

11月12日，他的调查报告最终以《寻找哈尔滨市雾霾的最大推手》——一位大学生的调查报告》为题，发表在网络平台，引起了相当的关注。他更在意的却是离开哈尔滨的那天，和司机随口聊起那日的雾霾，司机满不在乎地说：这个我可不关心，也不懂科学，咱们东北哪儿没有雾霾呀？

听到这句话后他有点儿无力，甚至有些失望，原来当地人自己都没有关心这个。

这个在北京长大、如今大部分时间待在美国的小伙子，很早就关注哈尔滨的雾霾。他还记得2014年冬天，新闻里说沈阳、哈尔滨等地区部分区域空气质量指数峰值多日爆表，这个结果令他震惊。

在他记忆里，小时候回到位于辽宁抚顺的老家过暑假，虽然目力所及都是老旧的工厂、居民楼，但是至少空气干净。年近八旬的姥姥也记得，虽然东北工业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环境差，但她2000年左右离开那里的时候，环境经过治理已经有所改善。

东北怎么变成了今天这副样子？教了一辈子书的老人叮嘱孙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

宋宇铮在美国大学里完成《污染和我们的环境》的课程期末论文时，选择研究空气污染。在纸堆里摸索半天，他断定虽然哈尔滨冬季污染有各种原因，但其中最大的病因还是燃煤供暖排放，背后那个推手则是劣质褐煤。

褐煤价格低廉，但煤化程度低、燃烧污染大。为了根除雾霾，早在2015年供暖季到来之前，哈尔滨市政府就发出了被称为“最严煤炭监管”的通知，决心彻底切断内蒙古劣质褐煤到冰城的路。然而那一年东北刚刚供暖，哈尔滨空气质量指数再次爆表了。

本来已经锁定凶手的案情，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个刚刚读完大一的学生立刻决定到案发现场走一遭。在他的高中班主任、北京166中学曹老师的眼中，这个行动力强的孩子能做出这件事一点也不奇怪。在高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课上，宋宇铮作为小组代表发言，说要做一个服务学生的社群网站，说得非常热闹。

班主任觉得好宏大啊，甚至隐隐担心会影响学习。最后网站不仅做了出来，还在丹麦青年科学家竞赛中，得了三个三等奖。当站在哈尔滨土地上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更宏大的问题。他在哈尔滨市政府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官网和一家热企网站上留言，希望进行采访，然而一直到他去哈尔滨，这两份留言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在一个供热企业，他壮着胆子走向门卫问：我在做关于供暖和雾霾之间关系的

### 传奇

## 最弱小的反恐英雄

黄昉薇

安托万·莱里斯被人们称为反恐英雄，但到现在他也说不准自己是否赢得了这场战役。

在一年前巴黎那个响彻枪声的周五晚上，安托万·莱里斯第一次和恐怖分子相遇，并失去了自己的妻子。该对那些用AK-47突击步枪杀死妻子的人说些什么呢？他静默了三天后，拨开眼前晃悠悠的午餐、尿不湿、家居服，一句话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你们休想得到我的恨。打开电脑，这位34岁的法国记者轻易就把文字敲进了脸书账号，打出了后来在全世界超过20万次阅读，让他被视为反恐英雄的新鲜事。可是如今，妻子遇难一年后，当安托万带着他的新书《你们休想得到我的恨》重回人们的视野时，人们才发现，反恐英雄的背后，同样是不尽脆弱与哀伤。

2015年11月13日，那个让安托万命运改变的周五之夜，来自伊斯兰国(ISIS)的枪手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出现在巴黎的酒吧、饭馆、街道以及巴塔克兰剧院，用自动步枪对着人群扫射。这是法国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来自26个国家的130人遇难，至少有600个经历这次恐怖袭击的幸存者至今还在接受心理治疗。当时，安托万的妻子伊莲正和朋友在巴塔克兰剧院观看一场重金属摇滚音乐会。

周五晚上，我生命中一位特殊的女性被你们夺走了生命，她是我生命中的挚爱，是我儿子的母亲。但你们不会得到我的仇恨。一年前，安托万在脸书账号上写道：就剩我们俩了，儿子和我，但我们会比世上所有的军队都更顽强。我不会把一丝一毫的时间浪费在你们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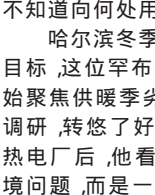
可是到现在，发誓像士兵一样坚强的安托万甚至没有办法看自己写过的文字。新书校对的时候，出版社派了个编辑过去，在他面前大声地朗读书稿，以求挑出错别字。我不能去理解这些文字，我只能像听音乐一样听着，顺着它的声音去纠错。他说。

他试着去理解那些被仇恨所驱使的杀手，并不是为了原谅，而是作为一个公民去理解他们滥杀无辜的动机。但他觉得这对自已来说也太难了。

### 点评

张渺

#### 陶成鹏 被欺凌



陶成鹏结束了自己15岁的生命。他是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的一名初中学生。在一些人的声音中，这个住校生成绩不佳，数次逃学，向同学借钱不还。

而在他留下的遗书中，事情是另一个版本，这个版本里有着不堪忍受的校园欺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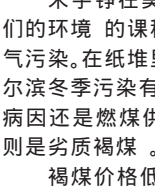
他被逼着在夜里跳舞，被迫为宿舍同学洗头洗脚，自己却不允许用热水。他每次打饭打水，都拎着五六个饭盒和水壶，自己的那份是排在最后的。他甚至被逼着不得到处借钱。他被打过多次，没有反抗。

陶成鹏记录着那些有关欺凌的日常琐事，也被这些貌似是琐事的欺凌，一点一点地摧毁了。

他渐渐不爱说话，也不爱笑了，成绩越来越糟糕。他对家长说有同学欺负他，家长也无可奈何。他的父母称，他们将这些告诉了老师后，因孩子糟糕的成绩和逃学的经历，被老师斥责。

最终，陶成鹏将遗书夹在学生证里，喝下了剧毒的农药。

#### 吴天君 手指



刚刚落马的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天君，有个外号，叫一指。

曾任郑州市委书记的他在规划图上动手指，画出了成千上万个套着白圈儿的手指。这根指哪儿拆哪儿的手指，为吴天君带来了政绩，也为他搭起了快速升迁的阶梯。

短短4年之内，郑州400多家报亭被拆除，22个造价共2000多万元、且只使用了5年的快速公交BRT站被拆掉，大片棚户区、城中村被雷霆般扫除，627个周边村庄被拆成了瓦砾，175.65万人被搬迁。

这根手指被利益和野心驱动着，急切地撬响新农村建设的战鼓，即使被质疑脱离实际，即使强拆引发的争端一次又一次发生，即使中央的1号文件明文表示不提强拆并农村，也坚决不肯停止。

如今吴天君落马了，有人挂起了横幅，放鞭炮庆祝。那根以权力为依仗、肆意挥舞的手指，终于可以被按住了。

#### 虐童幼师 门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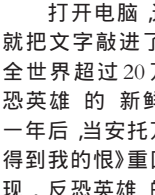
好好的孩子被送进幼儿园，然后，被老师悬空架在窗框上，揉脸，拍照，孩子的惊恐的哭声和求饶声，伴着老师的哈哈大笑声，这样的场面如果被家长看到，心一定会碎了。

这令人揪心的场面，就发生在河北深州市大疃社区幼儿园里。

涉事的幼儿园已经被停业整顿，那3名保育员也被警方行政拘留。事情貌似是解决了，却仍让人难以心安。被曝光的幼师虐童事件层出不穷，这些职业素养低下的老师，究竟是怎样轻易跨过了那道职业准入的门槛，来到这些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们身边的呢？是日常监管的轻视，还是招录准则的缺位？

要避免悲剧，就不能仅指望事后的追责。想让花朵安全生长，千万别忘了，把花园的围栏修筑得高点儿，再高点儿。

#### 瑞士人李牧 挑战



李牧是瑞士人利亚姆·贝茨的中文名字。

他在阿尔卑斯山下长大，家乡的空气质量，好到能进全球排行榜前三。而如今，这个爱旅行的年轻人，在北京二环的胡同里租了套四合院，带着十几个人组成的团队，绑足了劲儿跟雾霾作斗争。空气净化器、空气质量监测仪都是他的小公司正在研发的产品。

李牧抱着肩膀站在窗前，窗外飘着霾。这个瑞士人眼睛里闪着的，都是挑战的光。这个爱折腾的人，12岁就自己编代码、写电子游戏，16岁就趁着放假，跑到中国拜师学功夫。现在他在中国创业开了公司，当着旅游节目的主持人。

起初他只是想解决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呼吸问题，现在，他想解决更大的问题，比如

全球环境污染。他说。